洪範政鑒

洪範政鑑卷第五之上

木行上

傳曰田獵不宿鄭康成曰不宿不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不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禽服虔曰或曰不豫不畜不戒以其時也飲食不享鄭康成曰享獻也不如獻禮也禮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大略也顔師古曰不行獻享之禮出入不節鄭康成曰角爲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系也奪民農時鄭康成曰房心農時之候季冬之月令農師計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也及有姦謀鄭康成曰亢爲

朝廷房心為明堂謀事出政之象李奇曰姦謀增賊履敵之事奪農時者臣之責曰邪謀曰也

則木不曲直鄭康成曰君行此五者為逆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為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折槁是為木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材故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

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鄭康成曰肅恭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謹其事也

厥咎狂鄭康成曰君臣不恭則倨慢如狂

厥罰常雨鄭康成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

厥極惡鄭康成曰生氣失故於人為惡

時則有服妖鄭康成曰服貌之飾

時則有龜孽鄭康成曰龜蟲之生於水而遊於春故屬木

時則有雞禍鄭康成曰雞畜之有

冠翼者屬貌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鄭康成曰痾病也貌氣失之病韋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時則有青眚青祥李奇曰內曰眚外曰祥惟金沴木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戾鄭康成曰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沴之於是神怒人怨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為之占者也

說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謹也內曰恭外曰謹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謹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顏師古曰狂易謂狂而易其常性

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顏師古曰剽音匹妙切水類動故有龜孽如淳曰河魚大上以為魚孽之比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禍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上失威儀則下有強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

傷者痾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兊在西方爲秋爲金也离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孟康曰政不順則致妖順則致福顏師古曰攸所也所好者德也

劉歆又曰有鱗蟲之孽羊禍鼻痾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禍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耳禍與妖痾祥眚同類故不得獨異

木不曲直

劉向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顏師古曰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衡牙玭珠以納其間右徵角

而左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是為行步之節度登車有和

鑾之節顏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為之施於衡上鸞亦以金為鸞鳥而栖衡鈴施於

鑣上動皆有聲以為舒疾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顏師古曰三驅即乾

豆賓客充庖之禮也飲食有享獻之禮顏師古曰以禮飲食謂之享進

爵於前謂之獻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

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迺田獵馳

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傜役

以奪農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

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如淳曰揉輪不曲矯矢不

直及木爲變怪生變爲人形是也是爲木不曲直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傜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故木失其性以致毀折師旋恪誅

晉武帝太康十年宣帝廟地陷梁折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武帝晏駕王室遂隳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王乂軍始引牙竿折俄而戰敗機

誅穎亦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桓靈寳始篡龍旂竿折靈寳田獵無度土木
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旂以象三辰章
著明旂竿之折高明去矣靈寳果敗
齊高帝建元四年巴州城西古樓脚栢柱數
百年忽生花
武帝永明六年石子岡栢化爲石時車駕數
遊幸木失性也
鬱林王隆昌元年廬陵王子卿齋梁無故出血

明帝建武初始安王遥光治廟截東安寺屋以直廟垣截梁水出如淚

雨木冰

劉歆曰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雺氣寒也

劉向曰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或曰木冰亦名木介者甲兵之象

魯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傳曰、寒過節冰封着樹也、公羊高曰、木者少陽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兆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齊公子偃見誅、又晉執季孫行父及公、此執辱之異、穀梁赤曰、是歲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恭王中目而敗、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是年六月、利成郡兵殺太守徐質據郡反、貴臣有害之應。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雨木冰、後二年、周顗

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雨木冰、是年湯(殷)浩北伐、軍敗廢黜、又曰、荀羨北伐、桓温入關之象

孝武太元十四年十二月、雨木冰、時王恭庾楷主國寶湯(殷)仲堪分據藩州雖邪正異規終同夷滅之應

東魏孝靜武定四年、冬、雨木冰、時司徒侯景制河南舉兵反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並爲景所執辱、貴臣有

害之應
後齊文宣天保二年雨木冰三日時清河王岳爲高歸彦所譖以憂死
武成武平元年冬雨木冰二年二月又雨木冰其年録尚書事和士開專政爲琅邪王儼矯詔殺之領軍庫狄伏連右僕射馮子琮並坐儼賜死九月儼亦遇害
六年七年頻歲春冬雨木冰其年周師入晉陽平鄴都後主走青州貴臣死散州郡被兵

不可勝數

唐明皇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雨木冰，寒冽數日不解，寧王憲曰，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憲卒

德宗正元四年，正月，陳留十里許，天雨木，皆大如指，長寸餘，木有孔通中，所下立者如植

木枯再生

京房曰，枯楊生稊，枯木復生，人君亡子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

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爲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昭帝以孟妖言誅之昭帝後以昌邑王賀嗣狂悖失道更立衛太子之孫是爲宣帝宣帝本名病已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上出屋王伯莽高祖父也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後王莽篡位自說初元四

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戹而祥興於高祖考門門爲開通梓猶子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干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不可久也其後敦以背命加戮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曲阿柳樹枯倒六載忽

復起生至九年五月吳縣吳雄家有死榆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吳王時雖改封瑯邪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又見吳邑吳雄之舍其天意乎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廬陵西昌縣脩明家有僵栗樹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後哀帝晏駕海西嗣位未幾而廢簡文自藩王入纂享國不踰二年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謂

西昌脩明之祥。又應帝諱。義與漢宣帝同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案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邪。時張天錫稱雄涼州。尋降于符堅

宋明帝太豫中。祇洹寺皂莢樹枯死數年。更生華葉。其年。帝晏駕。京房曰。樹枯冬生。不出二年大喪

後齊高祖建元初。朱雀街華表柱忽生枝葉。其年。帝晏駕

建元二年武陵都尉治齋樹冬生葉占木冬華天下有喪後二年帝晏駕

梁元帝太清二年武陵王紀僭號益州内寢殿柱繞節生華莖四十有六枝似蓮子尋遇害

隋文帝仁壽元年十月蘭州楊樹上松生高三尺六節十二枝是時帝惑讒言幽廢冢嫡立晉王爲皇太子天意以爲不勝永業將致危亡帝不悟後太子立爲煬帝果亡國

二年春盩厔人以楊木爲屋梁生三條長二

尺、京房曰、妃后有專朮仆復立、斷枯再生時
獨孤后專恣之應也
四年、八月、河間柳樹無故枯落、旣而華葉復
生、京房曰、木再榮、國大喪、是歲、帝晏駕
唐高祖武德四年、亳州太淸宮、長安興聖寺、
並枯樹生枝葉、太淸老子之後、興聖文高祖
本宅、興宗之應
朱梁高祖開平二年、正月、潞州壺關縣村人
伐樹倒、自分爲二、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

四載石進、及晉高祖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則丙字、四字去中間兩畫加十字則申字、蓋晉祖以丙申年即位
木生如人狀
京房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則有木生爲人狀、
漢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後王莽專政篡立之應
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

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

晉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孽禍敗無成漢世此妖人貌備具故禍亦大今但如人面故其變輕

前趙劉曜光初三年陝城西明門大樹風吹折經宿樹變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時長

水校尉尹車謀叛之應
後齊武成河清三年長廣郡聽事梁忽剥若
人狀太守惡而削去之明日復然長廣帝本
封木爲變不祥之兆其年帝晏駕

洪範政鑒卷第五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五之下

木行上

木有聲

晉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南出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士庶死者十餘萬剖越棺焚其屍洛京亦尋覆沒皆桑哭之應也

安帝時諸葛長民常一月中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云正見一物甚黑有手脚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桷間悉見蛇頭以刃斫之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未幾伏誅

北燕慕容熙光始三年盛夏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熙游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有蛇長丈餘從樹中出時軍馮跋張興以熙虐政亡

奔推慕容雲爲王發尚方徒攻熙敗入龍騰苑微服隱林中爲雲所弑

後齊末趙州李伯孫兄弟並無賴其妻上機欲織躡機作聲云伯孫禍至妻怖走告弟共聽如故謂是人語不信入宮遣躡聲轉分明大小驚恐將機五道欲焚之縣令曰卿闔家不良招致口舌令後俱念善殃咎自滅自是闔門爲善家終無災

周太祖廣順二年樞密使王峻領青州節度

有司制節迎授前夕有聲先是後唐安重誨爲河中節度授節亦有聲皆木妖二臣後俱誅死

木斷復續

京房曰棄正作淫木斷自屬后妃有專則木仆復立斷木再續

漢元帝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橐縣名屬山陽郡茅鄉橐縣之鄉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大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自立相屬、是時正道多僻、張夫人專寵、及帝晏駕歸咎于張

梁文帝宣后廟有四栢甚茂、侯景篡位脩南郊路、伐之、始斫枅南面二株、再宿悉生長數尺、方冬翠茂、景大惡之、旬日、景敗見殺

唐昭宗天祐五年、長柳巷民家有桃樹、已伐

經年舊坎猶在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於舊坎議者以漢昭上林仆木起生而宣帝中興今此乃莊宗中興之兆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宮老君殿前枯檜再生一枝議者以唐室中興之應

木自拔

京房曰木失其性則自拔

漢靈帝熈平五年十月御殿後槐樹自拔立根向上槐者三公之象時三公不以德進槐樹倒植之應後果太師董卓爲亂

前涼張軌時張掖有大樹自拔根倒地經日還立如初時劉曜王彌入掠京都焚宫闕乗輿蒙塵百官失守僵尸塗地

後齊後主武平七年宫中大樹數圍夜半無故自拔案齊以木德王其年後主傳位太子明年國亡

木變生枝葉

商紂末周文王太子發於闕前植梓樹一夕化爲松栢是後紂爲武王所伐

晉惠帝元康元年壯武國有桑化爲栢壯武
張華封邑未幾華遇害
後燕慕容寶植松爲社主及姦滅燕大風吹
拔後數年社處忽生二桑先是遼川無桑及
慕容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吴來
廆終而垂以吴王中興蓋寶將敗之兆
齊明帝時常侍王晏父墓前栢樹變爲梧桐寒
桐雖有栖鳳之名而失後凋之節未幾晏誅
貌之不恭

魯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後二年晉人果殺厲公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鬬伯比楚大夫羅國名）還謂其馭曰莫囂必敗（莫囂楚官名即屈瑕）舉止高心不固矣遽見楚子以告使賴人追之弗及莫囂行

無次且不設備、及羅大敗、莫囂縊死

周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內史過、周大夫、晉惠公、夷吾也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天子賜諸侯命圭以為瑞先自棄也、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恭禮之輿也、不恭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未幾、惠公果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

晉侯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恭郤錡晉大夫駒伯也乞師欲伐秦也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孟獻子、仲孫蔑禮身

之幹也、恭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受命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不亡何爲、後四年、郤氏亡

魯成公時、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恭（脤、祭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謂之脤、二人、皆周大夫）劉子曰、吾聞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膰、祭肉也）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後五月成肅公卒

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晉大夫郤犨也、晉使郤

犨如衛，故定公享之，相，謂贊相其禮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後三年，苦成家亡

魯襄公時，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文子，衛大夫孫林父也，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穆子，叔孫豹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孫子亡辭，亦亡悛容悛，改也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其後孫子逐其君而叛

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恭子產曰蔡君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傲（日謂往日適晉之時子展鄭大夫）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迺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敖爲己心將得死乎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如是者必有子禍後果爲世子般所殺

魯襄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裯（裯襄公之子）穆叔曰是人也居喪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不度不遵禮度也）若果立必爲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衣前曰衽言游戲無已）是爲昭公後果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乾侯

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北宮文子衛大夫名佗令尹圍即公子圍楚恭王之子也）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謂有爲君之心言語視瞻非其常）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恭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

在民上何以終世後果殺君篡國敗於乾谿。周單子會於戚單子周大夫單成公也戚衛地視下言徐視下視不登帶言徐不聞於表著晉叔向曰單子其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襘領之交會也結紳帶之結也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導容貌也今單子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導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是年單成公卒。蔡平公之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正嫡之位

而以長幼序之魯大夫送葬者歸告叔孫婼婼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塈息也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是年蔡侯朱果出奔楚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水名今洛陽是也魏舒晉卿魏獻子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命非誼也傒衛大夫大事奸誼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田於大陸焚焉而死

因放火田獵而見燒殺。

會定公時，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五月，定公薨，其後哀公伐邾，以邾子來，仲尼曰，賜不幸

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漢光武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立劉盆子爲天子、然視之如小兒、百事初不恤錄、正旦、君臣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大司農楊音案劒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盆子遂破崇安皆誅、唯音以關內侯壽終

光武晏駕、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

王勸使作亂明帝以荊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止從廣陵荊後謀反自殺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后故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帝嘗幸公主田問憲以后故但譴敕之不治其罪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多害之其後憲兄弟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驅入門百姓曰梁氏滅門驅

馳後果誅

魏鄧颺行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何晏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容若槁木此皆貌不恭也管輅謂颺爲鬼躁鬼躁者爲風所收凶終之兆晏爲鬼幽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後皆坐誅

晉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希世之士耻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其後果有二胡之亂

元康時、賈謐以親貴數入宮與儲君游戲無降下心、嘗因弈棊爭道、成都王穎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此貌不恭也、後果及禍。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醟專驕、一不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冏終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買易、于寶曰、貴者失位降在皁隸之象、此貌不恭之應、俄而道子廢爲庶人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廐中、王人將返命、毅方知、大以為恨、天戒若曰、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果被殺

侯景僭梁位號、升圓丘、行不能正履、識者知其不免、尋敗

梁元帝既平侯景破蕭紀、有驕矜之色、性又沈猜、由是臣下離貳、即位三年為西魏所陷、卒不得其死

陳後主每祀郊廟必稱疾不行建康令章華諫以謂非祗肅之道後主怒斬之又引江總孔範等內宴專以詩酒爲娛無復尊卑之序號爲狎客不恤國政祕書監傅縡又諫以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小人在側神怒民怨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後主不聽驕恣日甚未幾國滅

陳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功驕矜日甚每侍宴酒酣輒箕踞而坐嘗謂文帝曰何如

作臨川王時、又借華林園水殿、與妻妾賓客置酒其上、帝惡之、後誅死

後齊神武喪祕不舉、文襄時爲世子、朝魏帝於鄴、既宴起儛、及嗣相位、又朝魏帝、侍宴而惰、識者知文襄之不免、後果爲盜所害

神武時司徒高昂嘗詣相府直入門、門者止之、昂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亦不之罪、尋爲西魏所殺

後主爲周師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勸後

主親勞將士流涕慷慨以感激自奮孝卿授以辭後主對衆嘿無所言赧然大笑左右皆哂將士忿怒皆無戰心尋爲周師所虜

隋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曰天下謂朕承藉餘緒而有四海耶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識者以帝矜己而輕天下能不亡乎帝又喜習吳音其後果終於江都

洪範政鑒卷第五之下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上

木行下

狂常雨若

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

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隱遂立隱不許翬懼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

萬物夭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孽

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簒殺禍

將成也隱公不寤後二年被殺

漢成帝建始三年秋關中大雨水四十餘日

京中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嘑呼

長安中大潰

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

巢樹上雒陽暴雨壞民廬舍方儲曰雨不時

節妄賞賜也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今秋稼茂好連雨夫霖雨者人怨所致京房日人勞勤苦雨水絕道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其罰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梁冀秉政謀害鄧貴人母宣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彊盛恐有背害密與近臣圖其方略其秋冀卒以罪誅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時竇武謀
廢中官其年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武
敗走追斬之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時帝新棄代何
進袁紹謀誅中官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
死者數千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
常至殺鳥雀楊阜曰此常雨之罰時明帝居
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水失其性故常雨爲罰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案劉歆說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尋見廢

晉成帝咸康元年八月荆州大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稼時帝幼權在下之應

齊武帝永明八年四月陰雨積霖十七日乃止十一年三月雨暫晴復陰至七月止

明帝永泰元年十二月雨至廢帝永光元年

五月二十一日乃霽占天下兵時虜寇雍州
帝末幾被廢
梁武帝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傳曰
陰氣彊積然後生雨水之災時頻年興師又
大舉北伐諸軍頻捷而士卒罷弊百姓怨望
陰氣畜積之應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霖霪時始興
王叔陵驕恣陰氣盛彊之應也明年宣帝晏
駕後主立叔陵刺後主作叛令蕭摩訶破之

死者千數

後齊武成武平七年七月大霖雨民戶流亡是時駱提婆韓長鸞用事小人專政之罰也

唐則天長安四年九月後霖雨陰晦百五十日至中宗神龍元年正月五日五王誅二張孝和返正始霽

中宗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駕車者苦甚迂揚言宰相不能調陰陽以致常雨之罰

德宗正元二年夏京師大雨通衢水深數尺溺死甚衆吏部侍郎崔縱自崇義里西門爲水漂浮行數十步鋪卒救之免

順宗正元二十一年連月霖雨不霽時帝病風王伾王叔文用事乃下制立憲宗爲皇太子制出即晴此常雨之罰也

憲宗元和八年六月京師大雨毀屋楊瓦人多墜死水積城南深處丈餘詔出宮人二百車以水害誡陰盈也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崩决壞民田洛水漲壞天津橋漂廬舍鄴都又御河漲鞏縣河决壞敖倉詔以百官踏泥塗可三日一朝

四年正月又以久雨為沴避正殿減常膳撤樂省費以荅天譴

明宗清泰元年九月連雨害稼詔禁都城門三日不止又祈山川告宗廟社稷

周太祖廣順二年雨京師水深二尺壞牆屋

不可勝計諸州皆大雨所在河溢害稼陰盛之致也

服妖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伐東山皐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偏衣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服也金玦以金爲玦半環曰玦）狐突曰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狐突晉大夫伯行時爲太子御戎也衣所以明貴賤佩所以表中心）故恭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謂十二月盡時）衣以尨服遠

其躬也[尨、雜色、偏衣也]謂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涼薄也、尨色不能純、故曰薄也、冬主殺氣、金行在西、是謂之寒、玦形半缺、故云離]

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梁餘子養晉大夫、時為下軍御、軍之常服則韋弁]弗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奇奇怪非常意、金玦猶決去不反、竟也、是有害太子之心也]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此服妖也。

鄭子臧好聚鷸冠[子臧鄭文公子也、鷸翠鳥、天將雨則知之、故知天文]

者冠謂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劉向以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晉文公為公子避驪姬之難出奔過鄭鄭不禮焉又犯天子命而伐滑鄭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執二子不尊尊恭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高九寸鐵為卷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時賀狂悖聞昭帝不豫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

驕嫚不恭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其後昭帝立賀為嗣狂悖無道縛戮諫者大臣白皇太后廢為庶人賀為王時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方山冠以五采穀為之樂舞人所服此服妖亦犬禍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耳去之則存不去則亡賀既廢數年復有辠死不得置後又犬禍無尾之效也京房曰行不順

厥各人奴冠天下叛畔無嫡妻子拜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

成帝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皆白衣袒幘袒幘不加上冠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大臣切諫谷永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稱張放家人是為卑字為微行故變易姓名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為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

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溷肴亡別與門户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宫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而况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

更始諸將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髲智者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其後果爲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梁冀家所為、京都歙然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天戒若曰、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踧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腰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後果擧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

左右縱爲姦慝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賔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冀同占其後帝因日蝕之變乃拜韓寅爲司隷以次誅鉏京都肅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爲系此服妖也及黨事發傳黃門北寺多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空侯胡

笛胡舞京都貴戚皆効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擁胡兵掠宮掖之應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自操轡驅馳以爲大樂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賈與馬齊案易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所用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執政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胡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内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

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司徒古之丞相統壹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在位者皆如狗故狗入其門靈帝數遊戲西園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爲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叛

獻帝建安中男子衣好爲長肘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裾而上甚短莫嗣以爲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為白帢以易舊服傅休弈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曰縞素凶喪之象名之為帢毀辱之言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楊阜曰此禮何法服邪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國衰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巨人二號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案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返以為祥鑄銅人以象之魏又法亡國之器於義無取蓋服妖也

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休弈曰此服妖也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百姓彫困卒以亡國

晉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標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干寶以為晉之禍證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

没戎狄内出外之應也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千寶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以兵器爲飾妖之甚者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終亡天下

惠帝元康太安之間江淮有敗屩自聚于道

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于寶曰履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故者疲弊之義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履聚道𧰼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絶王命也自是兵革歲起百姓怨叛近服妖也

魏初造白帢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俗傳行之至永嘉閒稍去其縫名無顏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

額目出而已無顏者媿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其後二帝蒙塵天下媿焉

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曰此古之繐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擾帝亦遇害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者在首爲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

縛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後果有王敦陵上之變

晉初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竊非據也時為衣者又上短帶纔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

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爲口無
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公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豹尾儀服
之主大人所以豹變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
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亡其豹尾示不
終也尋被廢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着帩頭天戒若曰頭者
元首帩者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
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至安帝時桓靈

寶篡位

太元中公主婦女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常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爲假髻或名假頭貧家不能辦者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未幾孝武晏駕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䑕縛菰爲頭是假頭之應

桓靈寶篡位殿上施絳帳鏤黄金爲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頗類轜車靈寶尋敗

此服妖也
恭帝時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
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尋而
受終于宋
南齊武帝永明中宮內服用射獵錦文爲騎
射兵戈象至建武初虞大爲冠
永明中蕭諶開博風帽後褁之制爲破後帽
及武帝後諶建廢立誅滅諸蕭其後民間又
制倚勸帽及海陵廢明帝立勸進之事倚立

可待也

明帝建武中帽裊覆頂東昏時以爲裊應在下而在上不祥斷之蓋犀下反上之象

東昏侯永元中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繡又造四種帽因勢爲名一山鵲歸林詩述鵲巢夫人之德帝寵嬖淫亂故鵲反林藪二兎子度坑天意言將有逐兎之事三反縛黃離嘍黃口小鳥也反縛面縛之應四鳳凰三橋鳳爲王者嘉瑞三橋梁王宅也

後齊文宣末年衣錦綺傅粉黛數爲胡服微行市里粉黛婦人之飾陽爲陰事君變爲臣之象及太子嗣位被廢爲濟南王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皆齊亡之効

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髽幗又爲白蓋二者喪禍之服後主果爲周武所滅父子同時被害

後主又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襤褸服行乞

其間、以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其後果爲周敗被虜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爲業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制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侍官服五色雜以紅紫天下車以大木爲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糚黃眉又造下帳如送終之具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祭之又將五輅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倒挂雞及碎瓦、於

車上觀其作聲以爲笑樂皆服妖也未幾宣
帝晏駕而政由於隋
隋開皇中房陵王勇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家
婦人所服領巾製同槊幡軍幟婦人爲陰臣象也
而服兵幟臣有兵禍之應未幾勇遇害世積坐誅。
唐高宗上元中制九品已上佩刀礪筭袋紛
帨爲魚形結帛作之爲魚像鯉強之意至則
天時此制遂絶景雲後又佩之
中宗女安樂公主有尚方織成毛裙合百鳥

毛正看旁看日中影中各為一色百鳥之狀並見又合尚方取百獸毛為韉面視之各見本形韋后又集鳥毛為韉面自安樂作毛裙百官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至明皇初悉命宮中出奇服焚之不許士庶服錦繡珠翠之服自是採捕漸息

中宗時韋庶人妹嫁將軍馮太和嘗為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太和死再嫁嗣虢王及誅韋后亦斬首以獻此

殆服妖也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下

木行下

龜孽

前秦苻堅時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養之食以粟及死藏骨大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兆也。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來挑宮人者

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後有物如人夜來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牀而走逐之入池而没明日涸池得一龜徑尺餘上有刀迹殺之遂絶龜者水居而靈隂謀之象時晉王謟媚宮掖求嗣之應

朱梁末帝龍德中許州獻緑毛龜宮中造室以蓄命曰龜堂其後李嗣源中興唐祚果符歸唐之命

雞禍

京房曰有始無終厥祆雄雞自齧斷其尾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惑衆在位厥祆雞生角又曰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明又曰君用婦人言雞生祆雞鳴不鼓翅國大害雞夜鳴有急令、昏鳴百姓有事、人定鳴多戰夜半鳴流血漫漫

周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劉向以爲近雞禍也時王有愛子子鼂欲立之田

于北山將因衆殺嫡子之黨未及而亡三子爭國王室大潰其後賓起誅死子鼂奔楚而敗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雌雞化為雄毛衣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又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事猶石顯也其後顯伏罪武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曰牝雞無晨牝

雌雞之晨惟家之索、由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乃國家占妃后象也、案王氏之權自鳳始受爵位故雄雞有角明視作威專君害上危國者、從此始也、其後羣弟世權王莽遂篡天下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蔡邕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茲大是後黃巾之擾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

大漬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旣大墜坑死王隱曰雄者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陷害乎其後賈后果誣殺愍懷

大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
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者控制
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滅雞
禍見玘家又天意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爲雄天
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閻嵩家雌雞生
無右翅彭城劉象之家雞有三足時主相並
用尼媼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爲赤雄雞，不鳴不將，是桓靈寶將篡不能成業之象，至四年，荆州又有雞生角，角尋落，時靈寶始擅，西夏，狂慢不肅，天戒若曰，角，兵象，尋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靈寶楚國封略也，及靈寶篡位，果八十日而敗

後魏孝文太和元年五月，京師雌雞二頭，上

生冠如角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應
宣武正始元年八月河内民家雞雛尾上復
有一頭口目具二頭皆從頸後各二翼二足
旁行時帝頗任羣小朋黨邪佞于政之驗
孝明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兜家雞
雄雌各二頭上生兩角時靈太后專政之應
隋文帝開皇中雞鳴不鼓翅類腋下有物妨
之翮不得舉識者云肘腋之臣當為變其後
大臣多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煬帝大業初天下雞多夜鳴時軍國多務用度不足急令暴賦人不聊生各起爲盜戰爭不息屍骸被野

下體生上之痾

章昭曰若牛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曰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三十餘里納邪臣羊勝之計欲求漢嗣刺殺議臣爰盎事發負

斧歸死、旣退歸國、猶有恨心、內則思慮叡霿

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於背下于

上之象、猶不能自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極也

青眚青祥

漢桓帝永興二年、四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

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

周五寸四分、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

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

爲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時

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誅滅
晉武帝咸寧元年八月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即徙封琅邪孫盛以爲中興之表晉室之禍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䖟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此青祥也

齊海陵王初立文惠太子家有物長數丈青色直上天聲如雷此青祥也後海陵廢

陳後主祥明二年四月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近青祥也京房曰鼠無故羣居不穴衆聚者其君死未幾陳亡

後魏莊帝永安二年三月甲子夕辰地青氣緣山西北引至天半弍地亦有氣皆廣四丈許二氣相接久之滅是年帝晏駕

金沴木

魯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此近金沴木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迺作主、後六月又吉禘於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太廟、躋釐公、左丘明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躋釐公於愍上、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亲賢父聖祖之大禮、故屋室自壞

漢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劉向以

爲近金沴木也先是吴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爲不軌城猶國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吴王不寤卒起兵身死國亡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誖厥妖城門壞

宣帝時大司馬霍禹第門自壞時禹内不順外不恭見戒不改卒受誅

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驕嫚不恭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自殺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曰、太學前疑、所居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淪敗。

永康元年十月、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沴木也、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前後頓壞。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彊陵主。此皆

小人顯位、棄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起東方兵動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明年、王允殺董卓、夷三族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明年春李傕郭汜鬭長安中、迫劫天子、移置傕塢寇鈔公卿、虜掠乘輿輜重

陳後主祥明元年、六月宮內水殿若有刀鋸斫伐聲其殿無故而倒、七月朱雀航無故自

沉時後主盛脩園囿不虔宗廟水殿者遊宴

之所朱雀航者國門大路天戒若曰宮室毀

津路絕後主不悟果爲隋滅宮廟爲墟

後齊後主武平七年秋穆后將如晉陽至北

宮內門所乘七寶車無故陷入地牛没四足

是歲齊滅后被虜

後周武成建德六年青城門無故自摧青者

東方色春宮之象時皇太子無威儀禮節青

城門摧者太子不勝任之應帝不悟明年太

子嗣立、果爲無道周室危亡

隋齊王暕、於東都起第、搆寢堂其栿無故而折、時煬帝上無太子、天下皆以暕次當立、公卿屬望暕遂驕恣呼術者令相爲厭勝之事堂栿自折木失其性、姦謀之應也天見變戒之、暕不悟、果得罪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下